

罗王常《秦汉印统》本末考

王 洪 军

内容摘要:本文考查明万历吴氏树滋堂刻本《秦汉印统》的作者及出版流传情况。罗王常字延年,其父罗龙文攀附严世蕃坐案被杀,遂隐匿于顾世安家,变姓名为王常字幼安。罗氏家富古印,王常编有《集古印谱》,署名顾氏,是为钤拓本《顾氏集古印谱》六卷。后朝廷大赦,王常改字延年,增补木刻《集古印谱》六卷,又称《印藪》。三十年后,王常再次递修增补印谱,为《秦汉印统》八卷,署名也变更为罗王常,此本由新安商贾吴元维伯张捐资助刻,故又称“海阳《吴氏印谱》”。

关键词:罗王常 王常 《秦汉印统》 《集古印谱》 《印藪》

万历年间刊印的《秦汉印统》,流传至今已经有四百餘年的历史。传世《印藪》、《印统》见诸记载的有十餘部之多,多部《印统》被列入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,故而有必要对该书的编纂及版本流传情况作全面的梳理。

一

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《秦汉印统》一部,楮墨完好,现已入选第三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该书八卷,分为两函,函四册。题为明罗王常编,吴元维、顾晋亨同校,系吴元维树滋堂刻本。有王稚登、黄姬水二序。

关于《秦汉印统》一书的作者,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八考证曰:“罗王常之名,二序俱不及之。本书但刊郢郡人,余无可考。吴元维亦未详其人。”^①

哈师馆藏《秦汉印统》钤有“曼青”、“秦更年”、“婴阁秦氏藏书”三枚藏书印,知其系秦更年^②藏书。该书扉页有秦氏题识,云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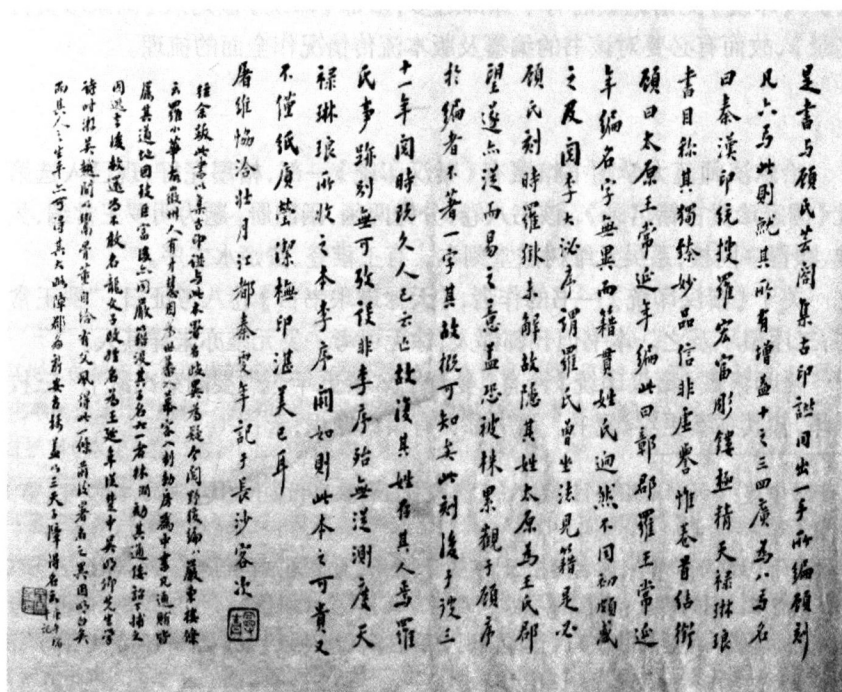
①于敏中等: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八,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十,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75页。

②秦更年(1885-1956),原名秦松云,字曼青、曼卿,号婴阁,别号东轩、婴阁居士,江苏扬州人。清末民国间诗人、学者、藏书家、书画家。著有《金文辨伪》、《汉延熹华山庙碑续考》、《婴阁题跋》、《婴阁书跋》、《读端溪砚史眉记》、《潜谈录》及《婴阁诗稿》、《婴阁词稿》等。

是书与顾氏芸阁《集古印谱》同出一手所编，顾刻凡六卷，此则就其所有，增益十之三四，广为八卷，名曰《秦汉印统》。搜罗宏富，雕镂极精，《天禄琳琅书目》称其“独臻妙品”，信非虚誉。惟卷首结衔，顾曰“太原王常延年编”，此曰“鄆郡罗王常延年编”，名字无异，而籍贯、姓氏迥然不同。初颇惑之，及阅李大泌序，谓罗氏曾坐法见籍，是必顾氏刻时罗狱未解，故隐其姓，太原为王氏郡望，遂亦从而易之，意盖恐被株累。观于顾序，于编者不著一字，其故概可知矣。此刻后于彼三十一年，阅时既久，人已云亡，故复其姓、存其人焉。罗氏事迹，别无可考，设非李序，殆无从测度。天禄琳琅所收之本，李序阙如，则此本之可贵，又不仅纸质莹洁，模印湛美已耳。屠维协洽壮月江都秦更年记于长沙客次。（下钤“曼青”印，见下图）

屠维协洽壮月己未年（1919）八月。从秦氏题识可知，顾氏《集古印谱》和《秦汉印统》编者为一，他对编者结衔颇为疑惑，仅从李序中知其大略。十年后，即庚午年（1930）的端午节，秦氏在前题之后，又加小字跋语：

往余跋此书，以《集古印谱》与此本署名歧异为疑。今阅《野获编》八“严东楼”条云：“罗小华，故徽州人，有才慧。因为世蕃入幕客，入制敕房为中书。凡通贿皆属其道地，因致巨富，后亦同严籍没。其子名六一者，林润劾其通倭，诏下捕之，因逃去，后赦还。尚不敢名龙文子，改姓名为王延年。从楚中吴明卿先生学诗，时游吴越间，以鬻骨董自给，有父风。”得此一条，前后署名之异，因明白矣。而其人之生平，亦可得其大略。鄆郡为新安古称，盖以三天子障得名云。庚午端午记。（见下图）



这段题识,为秦氏读过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八“严东楼”条后补作,使我们初步了解了罗小华的家事,以及罗延年改名王延年的缘由,对廓清《集古印谱》和《秦汉印统》作者结衔歧异问题大有裨益。同时,也为我们提供了稽索考辨的方向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郁重今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记载:“柴子英先生曾别见江都秦曼青旧藏残本四册,有卷一,且未缺页。”“江都秦曼青更年藏四本有首册及黄、沈二序并凡例……后秦曼青藏品散出,一部分归张鲁庵先生,另一部分归上海徐懋斋所有。”^①如果记录无误,秦更年有两个本子,一是残编四册本《集古印谱》,再就是哈师馆藏足本《秦汉印统》。示人的是残本,足本必以为瑰宝,私玩而已,故知之者甚少。

《硯山斋杂记》卷四《墨谱》引方密之编列墨家有罗小华,文中注曰:“一字少华,嘉靖时人,即严世蕃之食客罗龙文也。”^②又记:“罗小华‘一池春绿’四行书字,一面刻盘螭戏水,上旁有‘小华逸史’字。又‘水云居制’楷书。”^③《墨考》载:“小华,名龙文,新安人。严分宜当国,为其子大符幕宾,授中书舍人,严败伏法。所制墨麋玉屑金珠,以为珍异。神宗游情翰藻,访及罗氏墨,中涓重赏争购,等于圭璧焉。”^④准此,知罗小华,亦字少华,即罗龙文,号“小华逸史”,居舍有“水云居”。嘉靖间,官拜中书舍人。

由于翼附严嵩坐法被诛,罗龙文几乎淹没于正史,惟尚制墨之技,文人雅士莫或忘之,得之者更视为瑰宝,故往往见诸记载。《西陂类稿·漫堂续墨品》云:“罗小华龙柱墨二,一重一两九钱,顶上环书‘明乙卯小华山人制’。一重一两八钱四分,上圆印篆‘龙涎香墨’字。双凤柱墨,半笏,上圆印篆‘小华山人’字,重一两三钱。腰子样墨一,重八钱一分,一面螭虎,一面行书‘华道人造’,两旁细书,一‘嘉靖乙卯’,一‘通天香墨’。墨一笏,重三钱,楷书‘华道人’三字,有异彩。”^⑤

善治墨的徽人,以歙县为最,我们在《歙县志》发现了罗龙文的小传。《民国歙县志·人物志》载:“罗龙文,字含章,号小华……子南斗,字伯廛,号吴野生,避祸改名王常,字延年,又号青羊生。父子皆工书画。龙文精鉴别,蓄古器、法书、名画甚富。又善制墨,坚如石,纹如犀,黑如漆,一螺直万钱。至今人皆知罗小华墨,然真者稀觐。所遗古印章,南斗辑为云间《顾氏印谱》、海阳《吴氏印谱》。说者

①郁重今: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,西泠印社出版社,2008年,第3、6页。

②孙承泽:《硯山斋杂记》卷四,《四库全书》第872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183页。

③孙承泽:《硯山斋杂记》卷四,《四库全书》第872册,第184页。

④姜绍书:《韵石斋笔谈》卷下,《四库全书》第872册,第116页。

⑤宋荦:《西陂类稿·漫堂续墨品》卷二十七,《四库全书》第132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,第313页。

谓‘刻印一道，自文彭暨南斗始复古观，而何震崛起，足称鼎立’云。”^①

记述罗氏仕宦最为详尽的是潘之恒《亘史钞》。潘之恒，字景升，号鸾啸生、冰华生，安徽歙县人，嘉靖间官至中书舍人。潘氏将“罗龙文传”置于《亘史钞·外记》的“游侠传”类，备述罗龙文辅佐胡宗宪，计赚王直（又作汪直）、徐海，平倭有功，被封为中书舍人，入幕严府，结党攀私，收受贿赂，直至坐死事。潘之恒是历史的亲见者，其罗龙文传摒弃谀美之辞，是可以信实的。传后附言其子事曰：

严氏败后，忽有旨槛入京，（罗龙文）同世蕃斩于西市，凡族戚友朋畏罹祸，莫有收殓者。海上顾氏父子，俱游宦京师，与龙文交厚，因匿其子某，杂佣保中，人无知者。子某乃囊金赂佞人，得赎父尸，置荒寺。顾氏出京，挈其棹还。子某更名王常，进之幸舍，潜心摹古，博雅绝伦。人以王生呼之，不测为何许人也。居海上四十年，而始冠其姓名曰罗王常，字曰延年。余从海上陈大参宅见之，年七十矣。问其居，曰：“客顾氏城南别业。”明日，邀吴伯张往访之，则其居九品亭，延年所创也。视其业，方辑《秦汉印统》。先是，顾氏之《印薮》亦出延年手辑，而此《统》更广之。谓余曰：“未尽也。”乃出元人私印示之，累十馀帙，不减数千章，其朱文之道劲者，妙不容言。《统》则伯张镌行，而元印犹有待。余时赋一诗寿之，遽别去。抵虎丘，访友人苏尔宣，则赴伯张招，乃知入枣梨，剗劂氏皆名手也，时丙午首春日。越二年而《统》成，己酉寄我黄山。问延年无恙乎，则《统》甫竣而谢世矣，伯张为之赙，舁其父子二棹还葬故鄣。庚戌春，乃为述其事，走书广陵，乞李太史本宁先生为之叙。

王常，初字幼安，冒太原王氏，号懒轩，晚更号耐轩。顾御医公，字世安。子光禄，字汝由；典客，字汝修；大理，字汝和。太学天锡，则光禄子也。

余从海上识之，伯张名元维，其高谊事未殫述。^②

至此，罗龙文之子罗王常延年，变名王常幼安，再改为王常延年的线索逐渐清晰起来。同时，我们也知道罗氏家道殷富，父子俱善于品鉴金石鼎彝，为罗王常编选印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
《歙事闲谭》“罗小华子孙善摹印”载：“罗逸，字远游，呈坎人。题其族人罗公权印册云：家延年好文博古，以父内史蓄古器、法书、名画甚富，故得多见往代金石遗文，其工于印章有自矣。内史任侠饶智，佐胡襄懋平岛寇有功，至今人能道之。又尝仿易水法制墨，坚如石，纹如犀，黑如漆，一螺直万钱。后坐事见籍，独古印章存。延年益校其精者梓而行之。今云间《顾氏印谱》、海阳《吴氏印谱》是也。由是，群从中如子昭伯伦，皆擅此艺。惟从孙公权尤酷嗜之。此艺自

^①石国柱、楼文钊：《民国歙县志·人物志》卷十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安徽府县志辑》51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436页。

^②潘之恒：《亘史钞·外纪·游侠》卷三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子部第193册，齐鲁书社，1995年，第362-363页。

文博士寿承暨延年始复古观,而何山人主臣崛起,足称鼎立,其徒惟汪曼容最得其妙。曼容晚年授郑彦平、王山子。公权则自山子得之云云。罗逸又有《书家延年集古印帙后》一文,与上略同。”^①虽然是在叙述家学,不啻为一篇印人谱系,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许承尧于文末考证曰:“罗小华,名龙文,字含章。官中书舍人。工书画,兼善制墨。其子南斗,字伯廕,号吴野生,一名王常,又号青羊生,工书画。见朱鸿钧《古今画史》。小华,即文中所谓内史;延年,殆即南斗。所谓因事见籍,避祸改名,故印谱俱托之云间、海阳也。”^②

综上可知,罗龙文,字含章,号小华、少华,又号小华逸史、小华山人、华道人,安徽歙人。工书画,善制墨,精鉴别,蓄积古器、法书、名画甚富。为人尚侠有智略,襄助胡宗宪平倭有功,被封为中书舍人,入严嵩幕府,攀附受贿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坐严氏狱,与严世蕃同诛。其子罗南斗,字伯廕,号吴野生。又名王常,字延年。事发时,隐匿于顾世安家(御医公),杂厕仆人中,被顾氏带归海上,更名王常,字幼安。王氏太原望族,故王常籍贯属为太原。罗氏被籍,家中古印幸存,于是王常“潜心摹古”,编有《集古印谱》,即“云间《顾氏印谱》”,所以,沈明臣序称“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”,这就是原印钤拓六卷本《顾氏集古印谱》编者结衔王常幼安的本末。《万历野获编》载:“后赦还,尚不敢名龙文子,改姓名为王延年”,木刻本《集古印谱》(《印薮》)编者署为王常延年的线索也变得非常明晰。三十年后,王常集《秦汉印统》,即“海阳《吴氏印谱》”,往事已解,复其姓氏,即罗王常,字延年,《秦汉印统》的结衔问题就此得到彻底的解决。

此外,《天禄琳琅书目》云“未详其人”的吴元维系出新安望族。明末,吴元维从侄吴应迁编《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》,其中《二十二世从叔易八七濂水公传》即为吴元维传。转载:吴元维,字伯张,号濂水。元维父名世祖,字本承,号敬斋,为商贾。元维继承父业,治贾事,家道殷富。又“好结交缙绅先生、词人、技艺士,瞽咳足以倾听,规模足以耸观,慷慨足以应人之急即,上洋士大夫咸愿与内[纳]交。良辰佳节,每置酒相招,致其欢洽。古玩所嗜惟字画,每购得之,余不多藏。山人王常集古图章若干,欲刻以传海内,而费重难堪,叔即捐贻。刻成,命曰《印统》。今字内图章取法焉。他如独刻《击壤集》、助刻《唐汇函》,志在成人之美,阿堵物可无爱也”^③。“独刻《击壤集》”是指万历三十三年(1605)刊刻吴瀚、吴泰摘注《伊川击壤集》,吴元维为之作序。《唐汇函》,今作《唐类函》,乃“汇《初学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白氏六帖》、杜氏《通典》、《岁华纪丽》为书”^④,布衣俞安期编撰。吴元维捐资助刻,然典籍未著于文字。

①许承尧:《歙事闲谭》,黄山书社,2001年,第123-124页。

②许承尧:《歙事闲谭》,第124页。

③吴应迁:《新安商山海阳吴氏宗祠谱传》,康熙二十年(1681)刻本。

④万斯同:《明史·艺文志》卷一百三十五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32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441页。

吴元维结交之盛,黄居中略有言之。《人日乔君求、龚与嘉、顾寅美、陈太初、吴伯张过集三友轩有赋》:“儒林又见草青青,有客相过问字亭。韶光欲放千门柳,春色先归七叶蓂。令节今朝人作日,高朋此会德为星。颂椒赋柏应同调,子夜深杯醉莫停。”^①此次高朋汇聚,被称为儒林雅事,因为所聚诸人在当地颇有人望。乔时敏,字君求,上海人。万历三十八年(1610)进士,授仁和令,擢御史,后病归,著《史奏堂集》。顾国缙,字寅美,上海人。万历三十四年(1606)举于乡,授昆山县教谕,迁南京国子监丞。诗作者黄居中,万历十三年(1585)举人。初授上海县教谕,后迁南京国子监丞。所聚者皆为时贤名流,吴元维参与其中,可见其在士林中的人望,则“好结交缙绅先生、词人、技艺士”非虚誉也。

吴元维既不是藏书家,也不是刻书家,而是与士林交好的商人。其父是个米商,显然家族经济与书籍了无关系。吴元维刻《秦汉印统》,仅是捐资助刻而已。罗王常不忍汨没其功,故题为“新都吴氏树滋堂绣梓”。

至于另一校者顾晋亨的本事,孙向群曾撰文^②,考之甚详,兹不赘。

二

罗王常编撰《顾氏集古印谱》,到梓版《印藪》,再刻成《秦汉印统》,这是一个持续了三十多年递修增补的过程。因为每一次再版,都是以前次结集的内容为底本,故而造成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。而《集古印谱》与《印藪》称谓之不同,使之混乱尤甚。兹分析如下:

1. 鈐拓本《顾氏集古印谱》六卷

检阅《秦汉印统》序文发现,时间最早的序是隆庆五年辛未(1571)黄姬水《顾氏集古印章序》,隆庆六年壬申沈明臣《顾氏集古印谱序》。显然,黄氏作序时书名为《集古印章》,尚属草成。次年拓印时,改书名为《集古印谱》,又加一篇沈序。隆庆六年距嘉靖四十四年(1565)罗家犯案,仅相隔7年,在顾家避祸的罗王常延年,变姓名为王常幼安,所以,沈明臣序称“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”。《集古印谱》所集“玉印一百五十有奇,铜印一千六百有奇”,泰半应为罗家旧物。初版《集古印谱》仅印二十部,系用原印鈐拓。20世纪30年代罗振玉、罗福颐父子尚见过此书的原本。《印谱考》曰:《集古印谱》六册,“黄纸墨格,原印朱拓”,序前页有木戳一方,云:“古玉印一百五十有奇,古铜印一千六百有奇,家藏及借(自)四方者,集印数年乃成,仅廿本。手印者,藏印者,朱楮者,三分之。手印友随亦致病,斯谱有同秦汉真迹,每本白金十两。”^③以此判定此本为《集古印谱》原印朱拓本。

①黄居中:《千顷斋初集》卷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36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476页。

②孙向群:《读国家图书馆藏〈秦汉印统〉》,《山东图书馆季刊》2008年第4期。

③转引自罗福颐:《印谱考》卷一,癸酉民国二十二年(1933)季冬上虞墨缘堂石印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罗氏又记张廷济(叔未)、瞿中溶(木夫)手书跋语:

上海顾研山家合其三世所藏,再借诸友藏所有之秦汉铜玉印,印廿部之一也。吾家旧有一部此是足本,未郡友人有二部,皆不全,此为吾金石至友吴康甫少府藏本,曩为冯定远物,可宝!可宝!道光壬辰八月十五日安砚于西湖汪氏水北楼,随笔书此。叔未张廷济,年六十五。

顾氏从原印之廿本,余平生所见二本,一为吾乡故家所藏,一即叔未之本,皆不全,补帙。今于康甫慕陶轩获见此全部,不胜欣慰,爰随笔题而识之。道光己亥四月十一日,缪珠老木中溶七十有一。^①

如今,张廷济、瞿中溶、罗氏父子亲见的《顾氏集古印谱》钤拓本,杳不知踪迹。所以,韩天衡认为:“秘藏于上海谢氏(磊明)的《顾氏集古印谱》足本六册,乃是天下无二的孤本了。”^②此谱现藏上海谢博文(谢明磊之子)家^③。2000年,西泠印社出版了张鲁庵旧藏,由张鲁庵夫人叶宝琴捐献献给西泠印社的《顾氏集古印谱》,惜仅存四册,缺官印二册。此四册残本印谱,或即为郁重今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提及的秦更年旧藏而归张氏者。

2. 增补木刻《集古印谱》六卷(亦称《印藪》)

“集印二千六百有奇,已登刻,传布四方”^④的《顾氏集古印谱》,当为万历三年乙亥(1575)的《印藪》。顾从德自序云:“谱刻成,友人王伯穀氏复嘉其名曰《印藪》,而未遑更焉。”^⑤即为了区分于初版六卷本《顾氏集古印谱》,故名之曰《印藪》。《续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“《印藪》六卷,明顾从德撰”^⑥,《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著录“顾从德《印藪》六卷”^⑦,《千顷堂书目·食货类》则著录“王常《印藪》六卷”^⑧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翰林编修江如藻家藏本《印藪》六卷:“明顾从德撰。从德,字汝修,上海人……前有隆庆壬申沈明臣序,称从德所‘藏玉印一百六十有奇,铜印一千六百有奇’,可谓至富。序又云‘集印者太原王常幼安氏’,今卷前亦题曰‘王常延年编,顾从德汝修氏校’,盖同时编次之人也。是书初名《集古印谱》,王稚登始易之曰《印藪》,说见从德自序云。”^⑨可见《印谱》初版的序被移录到《印藪》,致使《总目》不审,将隆庆本的沈明臣序当成增补本

①罗福颐:《印谱考》卷一。

②韩天衡:《上海〈顾氏集古印谱〉刍议》,王宏、韩国权编:《天衡艺谈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6年,第72页。

③郁重今: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,第6页。

④《秦汉印统·凡例》,万历三十六年(1608)新都吴氏树滋堂刻本。

⑤顾从德:《顾氏印藪引》,《秦汉印统》,万历三十八年(1610)新都吴氏树滋堂刻本。

⑥嵇璜等:《钦定续通志·艺文略》卷一百六十一,《四库全书》第394册,第533页。

⑦嵇璜等:《钦定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卷一百八十八,《四库全书》第630册,第690页。

⑧黄虞稷: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九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,第250页。

⑨永瑢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一四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980页。

序,由此造成《印藪》著录印枚数的错误。

王重民称:“《集古印谱》四册,明万历间刻本。原题:‘太原王常延年编,武陵顾从德汝修校。’按顾从德序云:‘谱刻成,友人王伯穀氏复嘉其名曰《印藪》,而未遑更焉。’下书口刻‘顾氏芸阁’四字,然则此乃顾氏原刻本也。余先见北京图书馆藏新都吴氏翻刻本,改题为《秦汉印统》八卷。然《存目》著录者题为《印藪》六卷,因疑原本仅四卷,后增二卷,始改题为《印藪》也。”^①除《集古印谱》原本是朱墨铃印本外,其余著录大体不错,只是其所怀疑“原本仅四卷”,尚无证据支持。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万历三年的《顾氏集古印谱》木刻本,谱中无黄、沈二序,仅有王稚登序,其余皆同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收录即为此本。该书《凡例》载:“集印以诸友所收藏者为主,次及子昂《印史》,杨宗道、吴孟思、王厚之、钱舜举诸家《印谱》,王球《啸堂集古录》、吾子行《学古编》,并得收入。”^②结合《秦汉印统·凡例》第二条“昔年集印二千六百有奇,已登刻,传布四方”的记载可知,万历三年增补的印谱,实有印章二千六百多枚,又增补了上述诸人印谱,存印已经达三千馀枚。另外,此谱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,就是王常的字由幼安改为延年。潘之恒所谓“顾氏之《印藪》亦出延年手辑”,《歙县志》“南斗辑为云间《顾氏印谱》、海阳《吴氏印谱》”,可以佐证。此时距罗龙文坐法被诛已有十年时间,朝廷大赦,罗王常的隐居生活已经变得宽松了。

3. 递修增补《秦汉印统》八卷本

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《秦汉印统》八卷,卷一、三、五、七题曰“鄞郡罗王常延年编,新都吴元维伯张校”,卷一终题“万历岁丙午春王正月望日新都吴氏树滋堂绣梓,新安程利见元龙、新安潘最茂卿同校,吴郡张佩之书刻”;卷二、四、六、八题曰“鄞郡罗王常延年编,武陵顾晋亨伯明校”,书口均题“吴氏树滋堂”。

万历丙午年,即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这仅仅是开始雕版的年份。前引潘之恒曰“越二年而《统》成,己酉寄我黄山”,显然,制版时间持续了两年,书成时则为万历三十六年。此时,《秦汉印统》只有臧懋循的序文。或可认为,仅有臧懋循序文的《秦汉印统》是最初的版本。己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,潘之恒收到了已经刻成的《秦汉印统》。“庚戌春,乃为述其事,走书广陵,乞李太史本宁先生为之叙”。万历三十八年庚戌春,潘之恒将作者罗王常的家事及《秦汉印统》的本末具书李维桢,请其为《秦汉印统》作序。

万历三十八年之后的《秦汉印统》出现了两种情况:其一,有万历三十六年前臧懋循的序文,也有万历三十八年李维桢的序文。国家图书馆藏《秦汉印统》即为此种情况。其二,无臧懋循的序文,仅存李维桢的序文。哈尔滨师范大

^①王重民: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,第297页。

^②王常:《集古印谱》,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子部第75册,齐鲁书社,1997年,第421页。

学图书馆所藏《秦汉印统》即为后者。理论上应该存在第三种情况,即仅有臧懋循序的《秦汉印统》,潘之恒见到并送给李维桢作序应为此本,惜尚未发现该版书的存在。

另外,《叶氏印谱存目》云:“余所见《顾氏印藪》、《秦汉印统》颇多。或四卷,或六卷,或八卷,或十卷,而版有各种,印有巧拙。”^①惜未述及十卷本情况,故不得其详。

上海图书馆藏《集古印谱》不分卷,十二册,分为两函,每函六册。一、二册为官印,后十册为私印。该谱有季锡畴、翁同龢、吴宪徵、吴湖帆等跋语。孙向群言之甚详,兹不赘^②。笔者疑此印谱为多本《集古印谱》的缀合本。1942年,寄沅《纪顾氏集古印谱》介绍的印谱原拓本,前有沈明臣、黄姬水二序,其次为凡例。首页有朱印木戳一方,云:“古玉印百五十有奇,古铜印千六有奇,家藏及借自四方者,集印数年乃成,仅廿本。手印者,藏印者,朱楮者,三分之。手印友随亦致病,斯谱有同秦汉真迹,每本白金十两。”每页上方,前后各横列三格,每格下列三行^③。凡此种种,皆与上海图书馆藏十二册本《集古印谱》相同。尤其是道光己酉年(1849)季锡畴跋称“世传《印藪》,皆翻刻木板,原本朱墨印者仅有廿本,其宝贵可知。余闻齐太守彦槐、六舟上人各藏一本。此本向藏昆山旧家,今为虞山顾子养之所得,养之工篆隶,作印一以汉人为宗,物聚所好,信不虚也。余尝得下半帙,为虞山诗老毛俟庵藏,数年前赠于赵君闻乡,闻乡转赠瞿君子雍。检阅是本,如逢旧友。昔瞿、赵二君,具作古人,不获相与赏玩而品论之也”^④,与上海图书馆藏十二册本《集古印谱》殊无二致。而寄沅文不道其他诸人跋语,故疑之如此。

综上,家藏古印甚富的罗王常,因父亲罗龙文贪渎犯法伏诛,藏匿于顾从德家。隆庆六年作《集古印谱》六卷,朱墨钤拓,书成署顾氏之名。万历三年,王常在原印谱的基础上增补并雕版,是为六卷《印藪》,编者题为王常延年,顾氏降为校者的从属地位。万历三十四年,罗氏又在《印藪》的基础上,增补而成八卷《秦汉印统》,该印谱系吴元维捐资助刻,校者顾晋亨则是顾从德族中之人。

【作者简介】王洪军,男,文学博士,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。研究方向:先秦两汉经学与文学、古典文献学。

①叶铭、叶舟:《叶氏印谱存目》卷上,西泠印社《印学丛书》活字本。

②孙向群:《关于上海顾氏〈集古印谱〉初拓本的考察》,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unxiangqunde-meng>。

③寄沅:《纪〈顾氏集古印谱〉》,《江苏文献》1942年第7-8期,第34页。

④转引自寄沅:《纪〈顾氏集古印谱〉》,《江苏文献》1942年第7-8期,第38页。